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現在我的兒孫兩代，都是低頭族。在家，各人各有低頭看自己的手機，或與友人對話。連五歲多的小孫子，在幼稚園上學歸來，也就對着平板電腦，玩他的遊戲。

於是我這個老頭，在家裡是孤立的。只能看我的報章雜誌，和他們搭不上話。

近見報載，浙江一家大專院校，有幾位大學生上課時，仍然玩他們的手機，惹起教師的憤慨。在多次提醒之餘，學生仍然置之不理，於是把他們的手機扔出窗外，此事引起網友熱議。

大學生在課堂上使用手機，並不少見，也難如中小學生可以規定「手機不能進課堂」的強制管理，但老師以扔掉手機來處分已趨成熟年齡的大學生，也難免令人有過分粗暴之議。手機和玩手機的問題，成為學校和社會一個值得討論的課題。

往往在街頭看到青年男女，一面過馬路一面聽手機，並引起馬路上汽車鳴笛的警告，實在令人驚心動魄。

科技愈發達，又衍生許多新的問題。我常常說，手機影響了親情的交流，每在周末有時全家團聚，應該是談論家常或有共同興趣的話題，現在卻是「余欲無言」。兒孫兩代都在低頭看手機，留下我和老伴也沒有太大的話題。為今老伴逝去，我一個老頭，連周日的聚會也顯得孤寂。

現在大規模的機構，利用電腦，可以有視像會議，難道一個家庭溫馨的聚會也變成視像會議？

我也有手機，但只作電話使用。其他的功能我也知道一些，但從不喜歡應用。拍照片，我仍然喜歡用照相機，而且看照片又喜歡晒出一張照片，認為這才是一張「實物」。而不願意只在手機上觀賞一番。遠方友人，我也只願意寄上一信，聊表寸心。現在的年輕人，連寫信的能力也有所欠缺，運用文字的能力也有所減弱。看來，手機電腦，已經獨霸天下！

再說手機

其實在此之前，即一九三二年十一月，國民政府行政院通過故宮文物南遷議案後，故宮文物編號、點查、挑選、裝箱工作隨之展開。

每件文物都有對應的「身份證」，「天」字打頭表明來自乾清宮，「地」字打頭來自坤寧宮。

故宮專門定製了一批長三尺，高寬各一尺半的厚實木箱。

為了給南遷文物提供一個防震防摔、絕對安全的「移動倉庫」，故宮職工專門從琉璃廠的古玩商店學來文物裝箱的竅門，還做了現場實驗。

工作人員把從景德鎮運到宮中原封未動的瓷器箱打開，只見每十隻碗用草繩緊緊捆成一束，每束之間用殺殺隔開，整箱瓷器無任何鬆動，把箱子從城牆上扔下，裡面的瓷器毫髮未傷。

「故宮人經過反覆商量，使用浸濕的高麗紙覆在石鼓面上，用棉花輕捺，使紙張接近石身，乾了後就固定在那裡，即把石皮上的字緊貼於鼓身上，然後每個石鼓包上兩層棉被，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辮子，纏緊棉被，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，箱內用稻草塞嚴實，箱外包上鐵皮條。」

故宮博物院前院長鄭欣森在《故宮文物南遷及其意義》文章中，作了以上憶述。

一九三七年「七七」事變後，南京不保，國民政府決定，存放南京分院的故宮文物又分三路運往四川，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平日我們可能會習慣說「等到猴年馬月先啦！」來表示某件「有排都不會發生的事情」。現在，我們真的快要迎來「猴年馬月」了。今年是猴年，六月五日至七月六日，即農曆的午月，便是馬月。兩者相加，便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猴年馬月！

其實，天干地支循環，總會輪到猴年馬月的時候，而且機會和其他生肖代表的月份均等。那為何它代表「遠久之後」的意思呢？背後原因，眾說紛紜。有學者考證，這是因為「猴年馬月」聽起來像漢語的「何年哪月」，久而久之就變成指很久之後，不知何時才會迎來的時刻了。

又有人認為，這是因為和另一個成語「驢年馬月」混淆。十二生肖當中，沒有驢這種動物，自然也就永遠不可能有驢的事情，所以用來指「遠到幾乎不可能發生的事情」，似乎也說得過去。

至於到底孰是孰非，天命也不想擅自下定論。只是不知閣下在今年的六月份左右，會不會實現以前說的「猴年馬月」就會做到的事情呢？

每年新年，我們都會許下一些願望。我們當然不會在許願的時候，加上一句「到猴年馬月再成真啦！」來詛咒自己。但我們有沒有想過，什麼時候會真的開始為這些願望而努力呢？現在連「猴年馬月」都來了，我們的心願實現了多少？

天命不是想大發冷水，只是在新年之際偶然想到這些罷了。祝福之詞也許只是客氣話，也許是給自己的目標，如果閣下屬於後者，那麼，不妨在說的同時，也嘗試為自己的願望而努力。也許你會發現，不用等到猴年馬月，你的心願早就成真了呢！

天命祝福大家新年進步，為自己贏得一個豐收的猴年！

猴年馬月的新年隨想

平日常會習慣說「等到猴年馬月先啦！」來表示某件「有排都不會發生的事情」。現在，我們真的快要迎來「猴年馬月」了。今年是猴年，六月五日至七月六日，即農曆的午月，便是馬月。兩者相加，便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猴年馬月！

其實，天干地支循環，總會輪到猴年馬月的時候，而且機會和其他生肖代表的月份均等。那為何它代表「遠久之後」的意思呢？背後原因，眾說紛紜。有學者考證，這是因為「猴年馬月」聽起來像漢語的「何年哪月」，久而久之就變成指很久之後，不知何時才會迎來的時刻了。

又有人認為，這是因為和另一個成語「驢年馬月」混淆。十二生肖當中，沒有驢這種動物，自然也就永遠不可能有驢的事情，所以用來指「遠到幾乎不可能發生的事情」，似乎也說得過去。

至於到底孰是孰非，天命也不想擅自下定論。只是不知閣下在今年的六月份左右，會不會實現以前說的「猴年馬月」就會做到的事情呢？

每年新年，我們都會許下一些願望。我們當然不會在許願的時候，加上一句「到猴年馬月再成真啦！」來詛咒自己。但我們有沒有想過，什麼時候會真的開始為這些願望而努力呢？現在連「猴年馬月」都來了，我們的心願實現了多少？

天命不是想大發冷水，只是在新年之際偶然想到這些罷了。祝福之詞也許只是客氣話，也許是給自己的目標，如果閣下屬於後者，那麼，不妨在說的同時，也嘗試為自己的願望而努力。也許你會發現，不用等到猴年馬月，你的心願早就成真了呢！

天命祝福大家新年進步，為自己贏得一個豐收的猴年！

故宮人把生命押上去

琴台聚客 彥火

琴台聚客 彥火

其實在此之前，即一九三二年十一月，國民政府行政院通過故宮文物南遷議案後，故宮文物編號、點查、挑選、裝箱工作隨之展開。

每件文物都有對應的「身份證」，「天」字打頭表明來自乾清宮，「地」字打頭來自坤寧宮。

故宮專門定製了一批長三尺，高寬各一尺半的厚實木箱。

為了給南遷文物提供一個防震防摔、絕對安全的「移動倉庫」，故宮職工專門從琉璃廠的古玩商店學來文物裝箱的竅門，還做了現場實驗。

工作人員把從景德鎮運到宮中原封未動的瓷器箱打開，只見每十隻碗用草繩緊緊捆成一束，每束之間用殺殺隔開，整箱瓷器無任何鬆動，把箱子從城牆上扔下，裡面的瓷器毫髮未傷。

「故宮人經過反覆商量，使用浸濕的高麗紙覆在石鼓面上，用棉花輕捺，使紙張接近石身，乾了後就固定在那裡，即把石皮上的字緊貼於鼓身上，然後每個石鼓包上兩層棉被，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辮子，纏緊棉被，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，箱內用稻草塞嚴實，箱外包上鐵皮條。」

故宮博物院前院長鄭欣森在《故宮文物南遷及其意義》文章中，作了以上憶述。

一九三七年「七七」事變後，南京不保，國民政府決定，存放南京分院的故宮文物又分三路運往四川，

今年過年不回家

阿真說，今年過年不回家了。我一臉不解，問道：「人們都往家跑，你怎麼與別人不一樣？」他笑笑，沉默不語。

「有錢沒錢，回家過年，這是中國人持有的老觀念。然而，不回家的人，各懷心事，各有各的苦衷。多年前，阿真第一次從老家內蒙古來濟南。從不出遠門的老父親，把他送到學校，上技校，這一上，就是5年。從那以後，他就像個流浪者，四處漂泊。從濟南畢業後，他為找工作奔波，先後去過北京、石家莊、鄭州等城市，輾轉多地。最後，他留在了青島——一座離濟南較近的城市。他說：「這樣可以經常回母校看看。」我知道，他不僅是留戀濟南，還有這座城市裡的人，曾經的女友。

愛情，一直是阿真的心病。好多次，他被父母叫回老家，找對象、結婚，完成人生大事，甚至被下了死命令：「一個人別回來，帶着媳婦回來。」家，這個字，力重千鈞，成為他心底的一個死結。其實，他難以逾越的是他的自尊心。參加公益活動時，我和他第一次見面，他患有耳聾，有聽力障礙，不能像正常人那樣交流。慢慢地，熟絡起來，我建議他，安個助聽器，方便生活。沒想到，他一口拒絕了。此後，我不自覺地提及助聽器的事，他很不高興，擺擺手，一字一頓地回答：「我不需要。」有一次，我再度說起，他惱羞成怒，大聲地嚷起來：「不，不！別人異樣的眼神，我受不了！我不想讓別人說我是殘疾人！」他的臉龐，瞬間漲得通紅，我尷尬不已。

濟南的女友，他暗戀着對方，經常去看她，但

他始終沒有勇氣表白，直到對方走上紅地毯，成為了別人的新娘。工作後，他埋頭苦幹，高負荷、高技術、高薪水，他有本領，就不會弄丟飯碗。可是，他不安於現狀，總是追求更好的。有一段時間，好久沒有聯繫。一天，他打來電話：「工作中發生事故，我從高腳架上摔下來，腿骨折了。」說得輕描淡寫，處境卻是極為艱難。他住進醫院，腿部打了石膏，被吊了起來，動彈不得，連喝水都自理不了。老闆給他僱了個護工，幹了沒多久，醫藥費花光了，護工也走了，老闆說沒錢了，不管了。他不得不出院，住在租的房子裡，慢慢養。「咬咬牙，就挺過來了。在外面打工，哪有一帆風順的。」沒有抱怨，沒有絕望，隻言片語中，透露着近乎倔強的堅持。

身體恢復後，阿真又開始了四處旅遊。錢花得差不多了，他又重新去工作，拚命幹活，拚命賺錢。有些時候，老闆欠他工資，幾千、甚至上萬，他就從朋友那裡借錢去旅遊。平時省吃儉用，幾乎到了摳門的地步，但是，旅遊這件事上，他從不計較。

那一年，大年初一，他從拉薩打來拜年電話，聲音中，縈繞着難以描述的喜悅。一個人，在路上，伴着孤獨，行走天下，這也是一種幸福吧。去年，在父母的催促下，他在老家貸款買了房。「每月還貸，像背負着一座小山，不自由了。父母老了，我也該成家了，愈長大責任就愈大。」這些年，他坐飛機回老家，只有兩次，一次是父親住院，一次是回家搬家。「為了父母，花再多的錢，也值得。」如果說，過年不回家是一種躲避，那麼，阿真躲避的不是父母，而是他內心真

是他一個人的不幸，不如說是一代人的悲傷，就像方方筆下的涂自強。國慶沒有自暴自棄，而是頂着自嘲前行，重新上路，外出打工。

他給自己起了個筆名：虻蜚撼樹。晚上，收工後，別人出去喝酒，回來大睡，他用手機上網，更新小說，賺幾個零花錢，或與文友聊聊天，過得有滋有味。昏黃的燈光下，他用粗礪的手指打字，的場景，那是一句「生如蟻，美如神」所無法形容的；那是一種離草莽離鄉的向上攀援、卑微的死磕精神，內心卻是盛大而美好。

多掙錢，讓父母和媳婦過上好日子，這是國慶的心願。過年的時候，他都不回家。那年除夕夜，我看完春晚，剛想入睡，打進來一個北京的陌生號碼：「姐，我是國慶，過年好！」我沒反應過來，愣了一會，才想起來是他。他經常換號碼，去一個地方換一個。「過得好嗎？」「今晚就我自己值班，買了豬頭肉、二鍋頭，喝了點，挺高興。」舉國歡慶的時候，我不好說什麼，就說了些祝福的客套話。他不見外地說：「在外面不好混啊，可不幹這個我能幹什麼？今年又不能回家了，很想爸媽。唉，為了那幾個加班費，你說我值不值……」

過年不回家的人，有多少苦衷，就有多少牽掛。苦衷各有不同，但是，牽掛是相似的，都是懷揣深沉的愛，為了我們幸福的明天。



不少外省人會趕回家鄉過年。新華社

有錢沒錢回家過年

騰飛萬里 趙鵬飛

歲末返鄉，已格式成樹梢上規律分佈的一圈圈年輪。長大的觸覺，漸漸淡漠了近鄉情怯的憂慮。風雨搖曳，遊蕩的不僅僅是飽經滄桑的一張臉。冷暖交涼的，還有逐漸堅硬了的心肝脾。

不知從何時起，無論天南海北，無論南腔北調，只要長大了，就如同聽到了集结号，頭也不回地奔向老家了。北上廣深是首選，省會城市是次選，再不濟也要呆在一個有高度的地方。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，似乎在描摹一種腔調，其實是耗盡心力在追尋的一種狀態。沒有人甘於坐井觀天，沒有人願意碌碌無為。只是不明白，為什麼有所作為和成就自我的前提，都要是遠離父母，拋家捨鄉？

把城市比作蛛網是最俗套的，卻也最妥帖。每個身居其間的人，都像一個八腳的蜘蛛，日夜以夜，以社交的名義吐絲結網，再用獲取事業的心情捕獲獵物。刀耕火種茹毛飲血，便可生存下去的我們的先人，永遠都不會想到，有一天，為了一口活命的飯，我們居然要用盡心智和手段。社會是愈來愈進步了，生活的寬度卻未必。穿過半個城我約你吃頓飯，你卻一直低頭看手機發微信。好不容易休了假，飛半個中國去看的風景，也不過是一湖乾淨的水，一汪湛藍的天。沒有電話的年代，翻山

越嶺披星戴月，只為了跟你說一句「我想你了」。等到頭髮鬍子都白了，這四個字還沒咀嚼夠。沒有網絡的時候，一筆一劃一撇一捺修書一封，你壓在枕頭下看了又看，念了又念，臨走還用針縫在貼胸的口袋裡。

社會是愈來愈進步了，可為什麼我們愈來愈招架不住了。進步正在成為複雜，複雜到我們整日間脖頸發硬頭腦發懵。小腿肚是愈來愈纖細了，腰間盤是愈來愈突出了。找遍這世間的每一種語言，每一個民族的典籍，都發現不了這個問世的答案。

於是，生命最初期的那段無憂無慮，就成了我們最珍貴的精神家園。西方人為此創立了聖誕，中國人則有了年。年真是美好和溫暖的集大成者。久違的親情，疏遠的鄉情，還有最為惦記著的年少的記憶，都可以在年的時候一重溫，甚至埋藏甚深的積愆，也在這樣的情緒釋放中消融。倘若要用四個字來消除所有的糾紛和不忿，來和諧所有的不安和不穩，恐怕也只有這四個字：大過年的。

大過年的，紅紅的春聯、粉粉的窗花，姐姐耀眼的紅棉襖，把這不安和焦躁都消融得無影無蹤。大過年的，換盡呼朋喚友，把這沉睡了一年的情感釋放殆盡。大過年的，吉利話和祝福語如影隨形，放空了腦子撐大了肚子，把這一年的辛酸不易、艱難坎坷都給翻過了。大過年的，不絕於耳的鞭炮聲和這一年一度的萬家團圓，也給背井離鄉奔波在外的人，找到了在外堅持下去的最好理由。所以，有錢沒錢回家過年。明天，就起程吧！

今屆金像獎焦點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《第三十五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》剛公佈入圍名單，《踏血尋梅》成為大贏家獲十三項提名，包括最佳電影、最佳導演、最佳男女主角和最佳男女配角。僅次其後是徐克執導的《智取威虎山》獲十一項提名，《葉問3》則獲八項提名。

今屆金像獎有幾大焦點：

一、影后方面，《三城記》的湯唯、《五個小孩的校長》的楊千嬅、《華麗上班族》的張艾嘉、《暗色天堂》的林嘉欣和《踏血尋梅》的春夏將有惡鬥，春夏是今屆黑馬，能否擊敗四位前輩，一夜成名，備受關注。

二、影帝之爭最受矚目。因為有三大天王《失孤》的劉德華、《踏血尋梅》的郭富城及《暗色天堂》的張學友鬥「雙家輝」的梁家輝，競爭相當激烈，究竟鹿死誰手？將成為四月三日頒獎禮的焦點。五候選帝帝中以城城與華仔較被睇好，不少圈中人認為是二人之爭，兩人都謙言看好其他候選人。

三、張家輝兩度自導自演的《陀地驅魔人》除了他帶來影帝提名外，相比上屆電影獲得其餘五項提名比他自已獲提名男主角更興奮，相反他未能獲提名最佳導演，在導演範疇上未得到認同，應感失落。

四、在《一代宗師》已辭露鋒芒的張晉，憑《葉問3》和《殺破狼II》兩片入圍爭最佳男配角，力撼白只、張繼聰及林敏聰，蔡少芬得悉喜訊，在微薄大表感恩。張晉最大對手是自己，恐分薄票源，而他的另一最大對手是憑《踏血尋梅》獲金馬獎最佳男配角的白只，他不但獲金像獎提名最佳男配角，亦獲提名最佳新演員。憑《陀地驅魔人》爭男配角的張繼聰也不容忽視。

五、剛宣佈懷雙胞胎的李心潔憑《念念》角逐女配角，她有望三喜臨門，如獲獎，懷雙胞胎的她會否來香港領獎成為懸念。

每年金像獎的台前幕後都由電影人義務報效，司儀人選是另一大焦點，且看今年重任落在誰身上。

為何疫苗能幫藥廠賺最多錢？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施政報告提及關愛基金將資助多項疫苗注射措施，重點是低收入家庭能免費注射子宮頸癌疫苗。

關於此針的副作用，這兒不說了，在網上只要肯查一查，多如繁星。為不為潛在患上癌症的未知數，而冒永久癱瘓的風險，是各人自己的選擇。也別說加拿大一科學家已指出，疫苗所針對的HIV病毒，未必和子宮頸癌有關。

今次想說說這些新疫苗背後的金錢故事。美加在近年陸續披露資料，不少幫忙推此疫苗進入建議疫苗時間表的議員，其後被發現受僱於藥廠做「游說員」——而那議員退休後，會進入藥廠任高級董事。

為何新疫苗的市場這麼重要？因為疫苗不是針對病人，而是針對更多的非病人，且能賺到的錢，是無窮無盡的錢塘——大眾的財富，包括捐款及納稅的錢。

當對象是第三世界的人民，通過慈善機構，賺取善款是最方便的途徑，且還能用那些可憐的人民來作白老鼠。就子宮頸癌疫苗而言，已知在印度已令七人身亡，Merk藥廠亦被揭發沒徵詢家長同意，便注射此疫苗至孩子身上，有中聞人更恐嚇那些落後地方的家庭，不接種就不能上學。

至於納稅人的錢，就要由政府資助了。接種者不用付那麼多，政府卻是以納稅人的錢來買疫苗，當年豬流感疫苗就多次被勞永樂直斥為浪費公帑，最後丟掉一大堆。而這類非緊急，目標成為加入「建議接種時間表」的疫苗，近年就大舉入侵亞洲。有報告曾說泰國及韓國的自閉症比率愈來愈高，與近年西方藥廠進入這些市場有關，當然這些很難驗證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藥廠花很多錢在「游說」上，就一九九八至二零一四年，以美國的藥廠來說，就花了二十九億美元在游說工作上，是全部商業行業之冠，目的就是要醫生、醫院、各政府及慈善團體，都用他們的藥物及疫苗。

這些專業游說者，除了與醫生和政府開會，列出新藥及疫苗的好處外，還會撰寫文章，講及該藥物所針對的病是如何恐怖，例如子宮頸癌，說引致其的HIV病毒好兇險，甚至連扶手及公眾場所也存在。可以扯到這麼遠，你就可知這疫苗的說服力有多強了。